

評選直省閨藝大全

光緒癸卯
恩科

評選直省閩藝大全卷二

第十九名陳宣彥

深情盤鬱

以實擊主
得史記筆
法

此老頗有
胆略

漢武帝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論就歷代取士大較而論以兩漢為稱善就兩漢取士大較而論以孝武為稱盛然何以于孝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綱目則略而不書意者其有不足之意乎夫不明當世之務則泥古而不通今此官禮所以禍天下不習先聖之術則非聖子以無法此申韓所以倡邪言又後世多歧視吏民之見于是為士民者自謂為風雅謂理煩治劇之俗吏為不足語道效吏職者自謂為明通謂請誦讀書之迂儒為不足適用善乎武帝渾吏民而一視之立兼收並蓄之法無抑揚輕之意其亦取士之善者不足之意何在乎于是為之說者曰不足在武帝武帝當世財用非急顧切切焉惟財用之是營是已先不明當世之務至事土木好神仙則尤非習先聖之術者所當為取人以身身先不正取人何則又或為之說曰不足在公孫季公孫季奸詐人也轅固有言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公孫季雖以儒名實宵小奸詐之尤綱目略之者言得士如公孫不足以副所徵也噫由前說而觀則近于苛由後說而論亦未得其平何則武帝一有漢一代雄略之主也當即位之初能毅然罷黜百家一以先聖之術為宗且必冀得今古貫通之士而用之其宰治不可謂不明其取法不可謂不正況是時年甫弱冠譬之水馬未波之候也譬之鏡馬未塵之頃也烏得以後此之窮奢極欲少之此咎責武帝之太過也至得士如曲學之公孫是誠不得為武帝諱並不得為公孫諱然卜式以庶人結知人主以輸財迎合意旨此誠非人情不軌之臣他人無敢言者惟公孫言之郭解以匹夫行權鄉里以睚眦亂法殺人吏不能定其罪公孫奏族之故元城劉氏謂公孫雖奸詐亦有長處如此二事得大臣之體衡其究竟不猶愈于後之孔光輩一以經學阿權奸乎竊

無人之說
者存

想入非非

既程不安
甚矣

謂取士之法去古較近者其為法較簡即就兩漢選舉而論斯時尚無下詔特舉童子武勇及任子人皆從軍良家子諸名目上下求應事惟畫一史謂漢武即位之初有表章六經之美非過也吾故曰就歷代取士大較而論以兩漢為稱善就兩漢取士大較而論以孝武為稱盛然則綱目何說乎曰綱目用意甚深恐後之不善讀者誤認公孫氏為精習先聖之術之人削之即以見先聖之術非可偽習一有不當則絕之先聖之門于武帝取士之善夫固無損也尚論者其辨之

筆情宛轉持議宏通原評

漢武帝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論

碑二十一李鴻祺

自古人才不為功于天下必為患于天下非其人忽賢忽不肖也蓋所蘊之才鼓之盪之使不得不然耳是以雄才大略之君知其故而有以善馭之寵之以傳軍之微名恩之以往來之供億敬之以不次之拔擢而後天下英雄盡入彀中莫能自脫而後天下祇享人才之功而不受人才之患三代下英君令辟用此術者不可勝計而用之最有效者尤莫如漢武帝嘗讀漢書至元光五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令與計偕而又令縣次續食待天下人士者恩至渥也讀史者莫不以為武帝能建非常之功者在此而不知武帝能弭無窮之患者亦在此何言之自元光二年王恢誘擊匈奴之計不成而武帝開邊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然而漢承秦後以武帝之賢豈不知秦之亡亡于勞敝中國以事胡乎今欲蹈其故轍勢不能不勞中國之力並不能不敝中國之財天下騷然固中意事如淮南衡山之乘機作亂皆勢之所必至者假使公孫宏主父偃嚴安徐樂之屬皆伏處草野溫溫無所試而樂為之用則羽翼既成天下事正未可知外憂未弭內患先亟豈計之得哉故武帝于邊釁初開之始而先深思遠慮以為天下之亂

三代下人
主都用
靡之術

武帝內多
欲而外施
仁義確有
此舉動

雍容掄揚

不成于千萬之惡民而成于一二之賢雋姑先以禮為羅使魁桀瑰異之士盡為我用則他日雖重征苦役四方騷動而無古今達時勢之人才以為之魁則烏合之衆不過如走險之鹿冀緩須臾死而已故異日雖群盜滿山第遣繡衣直指使捕之足矣豈足為國家憂哉則甚矣武帝先幾之哲而治術之神也雖然武帝防患之心尤不止此夫計偕之徵不過峨冠博帶之儒而推牛屠貓號稱任俠者無從與焉故其時郭解之徒往往聞于天下其人雖不學然亦未嘗無才不為之所亦足貽亂故元封五年更下士或負累而立功名之詔以羅致之自茲以往則雖鄉曲之豪里黨之傑無不盡入牢寵矣是即恣意于甲兵狗馬逞情于土木神仙而蚩蚩群氓莫為之長雖極無聊豈能為患哉故人謂武帝能用人才以立功而吾尤服武帝善用人才以弭患

意新理確由其熟于史漢故能元元本本語無泛設原評

漢武帝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論

第二十三家肇琨

漢初賢良文學之士應詔對策于廷者歲以什伯數說者謂西京人物薈萃一時吾不異人才之多而獨昧其詔書之旨夫朝廷下一冊書以推賢舉能委諸良吏二千石而良吏二千石亦惟是循例舉行歲貢數人焉此乃州里之俊郡國之良已耳從未有懇至詳盡如漢武元光五年求賢之詔者夫明達世務嫻習聖術此乃儒者事而帝獨能聲聲舉之則其求治之心與夫崇儒之志固已隱揭于言表蓋其天資英偉器識過人文景以前皆蔽于黃老家言漢治之未能純古者以此武帝起而一掃空之故其詔語之興重要足為西京之冠雖然此猶未窺詔旨之深也夫三代以下之主求賢詔下文采斐然然例舉而例行之誦其語則千秋令典也按其實則一紙空文也今觀于武帝之詔何其體恤之周至也一則曰縣次

文言道俗
意態偏真

鮮克有終
尚論者憾
之

精確

大有效驗

續食再則曰令與計偕三代上忠厚纏綿之旨蓋彷彿見之矣儒者洞審世事讀先聖書惓伏遵廬嘯歌抱膝往往有僭石不磨之隱一日驟磨辟名四顧躊躇琴劍蕭條車蓋羸敝斗粟之俸不飽長安之居大難或有因而中梗者矣即使開關就道西赴帝京今日一驛明日一程荏苒有聞戒之虞關津有驗符之苦不亦裏名賢之足而灰傑士之心耶今縣官為之供食計吏與之聯鑣一再維護乃致之于扶風馮翊之衢而又安車蒲輪以寵其身束帛加璧以隆其遇身受者榮幸何如即今讀其詔語固猶有詳味不盡者誠哉武帝求治之心與夫崇儒之志其在元光以前殆無愧純王之治已故一時汲黯公孫之屬以經世之術聞仲舒兜寬之倫以崇聖之名著人才炳蔚萃起一廷如桴鼓相應然且是時太倉之粟少府之錢以郡國計簿之所入足以庇千百寒士而有餘而奈何初志遽更雄心未啟以儒士公車之費為大兵輸輓之資益至是而求賢之意已稍稍微已

熟于史事侃侃而談措詞亦雅飭原評

漢武帝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論

第二十四 李世璜

人才可以致天下之大治人才亦可以釀天下之大亂吏民者人才所由出而可與為治可與為亂者也漢武帝不能以人才治天下亦不敢以人才亂天下蓋見夫世界之大亂或出于習文書之吏或出于為寇賊之民故拔其翹秀者以進于朝使天下人才皆為我用論者遂謂武帝之偉略駸駸乎有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之意而不知武帝時之幾亂而終不至于亂者以其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之一詔挽之也不然武帝一三代下大略雄才內多欲而不顧民生之英主耳其蠹國蠹民者不減于秦之季世而秦之陳勝吳廣輩遂起而亂之武帝時之吏民不聞有魚腹藏書狐鳴篝火振臂一呼而倡亂者

胸中雪亮
脫底風生

武帝早有
以駕馭之

騰躍而入

何哉蓋吏民中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武帝盡收而用之也縣次續食隆其禮也今與計偕速其來也然不曰儒而曰吏儒或蒙昧天下事吏必熟習天下事也不曰士而曰民士或以術亂天下民必以力定天下也武帝徵而盡禮焉者殆欲網羅不世出之才以為一己用文帝尚黃老無此求才之意景帝尚申韓亦無此求才之心此蓋自高祖以太牢祀孔子百年來尊儒重道禮賢育士之盛意而武帝竟食其報于內多徵而外仁義之一時而大亂可以弭今夫庸人之所憂以以大亂者不曰內大臣之變則曰外諸侯之叛不知天下之大亂不生于內大臣而生于小吏不起于外諸侯而起于奸民使與民苟蓄不之志以待海內之有變至時有所激勢有可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于天下無識者遂護運于無可如何不知此吏與民皆凡庶中之秀傑者自侍曰伊周人期曰管晏今乃窮為稼車寔為庶氓則其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將安用之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于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設使武帝之時將若衛青霍去病相若薛澤公孫輩使臣如唐蒙張騫韓安國之徒皆抱此奇才異能鬱鬱不得志吾恐此數人者奮而一出而武帝食不得下咽也嗟乎武帝徵才而買人之子平陽之奴紛進雜陳收羅無外所以能抵條支望大秦距玉門者四萬餘里闢千古未開之局大亂何由興也哉

光騰萬丈力挽千鈞有推倒一世氣概此風雨雲雷交發並至之作原評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論

第一名陳康祖

漢獻建安之際群雄競逐一極不可為之時也高尚之士若管幼安王彥方輩避居海外而襄頡之間肥遯不起者亦多雋特之彥豈皆不識時務而貌托高蹈以藏拙哉蓋不過其主故耳使遇其主則攀龍附鳳志操發為功名彼高尚而雋特者亦孰非識時務之俊傑歟議者謂司馬德操所云識時務者在乎俊

披趙機立
漢幟

棒痕樹血

譏諷語妙
極含蓄

識力過人

飛行絕迹

傑一語專為孔明士元而發亦拘矣孔明士元未遇時與徐元直崔州平相屬以氣節相敦以學問初未嘗妄談天下事其逍遙事外不求聞達亦管晏安王彥方之趣也其後許先主以馳驅而功業以顯聲名以著然非前此之氣節學問相屬相敦蓄之有素又安望功業聲名顯著如此哉俗儒末學震乎功業聲名以為識時務者之所為而不知真識時務初無慕乎功業無羨于聲名而惟氣節之是厲學問之是敦以擴其智而養其德遇則為孔明士元置身廊廟不為榮不遇則為幼安彥方避跡遐方不為辱蓋所謂俊傑在此不在彼也且時務云者豈趨塵廢軌逐浪失楫之謂哉記曰當其可之謂時論教然論治亦然孟子稱堯舜之智在急先務不知務者不知時時之不知識于何有故俊傑之名似可喜而時務之實不易識稔乎時務之實不易識則俊傑之名不可冒不然人人自以為識時務人人自以為俊傑而真識時務之俊傑方且以氣節自厲以學問自敦高卧于山巔水涯間厭棄功業聲名而不道也徒見群雄競逐釀成一極不可為之時而已此有心者之所深痛也

精理名言相輔而行絕不敷陳三國時事其識議可以包掃一切是為超超元著原評

第二十四 李世璜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論
以吾一人分內事參乎宇宙內事而不膠者其惟協時務之宜乎時者我一人處今之時務者我一人應天下之務苟不能游太古以相交無事則處今之時應今之務者自不容已堯舜之揖讓堯舜之時務也湯武之征誅湯武之時務也孔孟之授弟子孔孟之時務也屈堯舜而為湯武之事彼必曰然不樂曰非我當時應盡之義務也屈湯武而為孔孟之事彼必皇然不顧曰非我當時應盡之義務也是則當時應盡之義務前不能望之于古人後不能俟之以來者茫茫四顧獨吾身起而任其責乘吾一人中立之時

吾見今之
談時務者
矣

可為執拗
者戒

太傅介兩
種人之間

知人論世

盡吾一人應盡之務而天地之心于此寄。賢聖之道于此承。綱紀之所維。人物之所繫者。皆于是乎在此。其學甚宏也。其力甚偉也。而其識則周其慮于萬事之中。而拔其身于萬物之表。不具十世百世之量者。無此識。不立希賢希聖之志者。無此識也。改數世之法。而襲三代之制。泥于古而不能協時務之宜。隳文
明之觀。而從蠻夷之化。滯于今而不能得時務之當。司馬微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斯言豈無因哉。且夫
俊傑之人。不世出。有俊傑則空山獨坐。抱膝長吟。乾視為父也。坤視為母也。其君相則視為元首股肱之
尊。其庶民則視為肌膚筋骸之繫。而吾身則藐焉中處。而為上下之樞。其悲天憫人之意。苟非識乎時務
則何以遂其志。而畢其功。然他人識時務之粗。而俊傑識時務之正。得其正則古今之治。可集之而取其
精華。夏之風。可采之而絜其要。彼泥于古而塗天下之耳目。滯于今而桔天下之形體者。皆不識時務者
也。

通幅一氣貫注聲大而遠非讀萬卷書者不能辦此原評

謝安登治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論

第一名陳康祖

草芥萬乘。巢許之心也。瞬息百年。老莊之旨也。巢許不肯憂堯舜之憂。老莊不屑事孔孟之事。其高尚之
志。然也。推巢許之心。可以絕鄙夫覬覦之念。闡老莊之旨。可以破權奸貪戀之懷。伊古大臣。所以進而知
退。安不忘危。其用心斷可識矣。有如晉之謝安。少負重名。四十始仕。不及十年。躬秉大政。權位榮寵。不亦
赫乎。乃日者與王羲之登治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史謂其好聲律山水。故淡于利祿。或并謂晉人清
談之俗。安實開之。此烏足以知安心哉。鳳凰為千仞之翔。鸚鵡雀不能測其志。騏驎展千里之足。駑駘不能
望其塵。大臣作高蹈之想。庸愚不能諒其衷。竊意謝安所以悠然遐想之故。蓋有甚不得已者在也。當孝

太傅雖矯情當不出此

工于設想

武冲幼初膺大寶崇德太后臨朝攝政無論北望中原恢復無期且權臣桓氏握重兵在外朝廷所與其事者彪之坦之二三人耳其他齟齬閹茸之流苟圖富貴無復遠慮安內顧岌岌惟恐墮越此其時即武侯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而其心亦即武侯盡瘁鞠躬之心也推其識其量不及武侯故一念欲全國家一念又欲全身名偶登治城百感俱集江山無恙社稷可危耿耿怍怍以為苟釋重負以保餘年庶亦無遺憾也歟且藉以愧彼齟齬閹茸之不知止也如徒謂其好聲律山水耽于佚遊則是賈似道誤國之奸安先導之不惟不足當輔弼之稱抑且為晉室之罪人矣或又疑當日與羲之告語之言何如曰羲之之規固不失責善之義至安答羲之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禍耶則非安之本意也安之本意不可為羲之道特姑自為解云爾使因其言而信其中之醋嗜清談無意經國與何晏王戎輩同類而并譏之則又非徒晉室之罪人直千古之罪人耳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實能道出太傅心事由有卓識力抒偉論此為雋才原評

謝安登治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論

第十名喻九一

蓋惟有高世之才者必有高世之識必有高世之志志之所寄才識隨之而其才識之發皇于升高眺遠觸景抒懷寔有行乎其所以行止乎其所以止之意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宋范仲淹登岳陽樓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晉謝安登治城悠然有高世之志其才識俱優而其時局之偏安一隅謝之視范為更難焉晉承五湖亂華之後奸回蠱惑賊內訌四國惘搖萬民抗弊陶侃祖狄不能振興于前庾亮王導不能恢復于後而惟此半壁山河重貽伊戚安于此時登高望嘯臨流賦詩能不悠然遐想而懼功業之無從建樹者于是于君國重事公輔宏猷時發蓄于不自覺而得收其效于士民潰

高瞻遠矚
氣象萬千

遐想字別
有懷抱

題橋事翻
轉看直不
值一文錢

空中起步

落落布子
著著爭先

誰王室板蕩之日。南望荆襄諸州。沂流上駛。誰為抗其吭而搯其背乎。北顧幽冀。屹然重鎮。庶幾有安邊
將才耶。而其東則兗青。周孔禮樂詩書之澤。猶有存者。不可不維持于其後也。西北則營安。竊據騷動東
南。旌旗蔽野。矛戟皚皚。儼有樹敵中原之勢。而謂安澄清海宇。掃蕩妖氛。肯容其跳梁跋扈。而莫為拯溺
耶。吾知安才識。必有大過人者。一瞬之逝。恍然有萬民待命。目極千里之遙。寸壤之臨。宛然有據鞍自雄
真定金甌之象。則是兩晉百餘年全局之安危。繫乎安之一身。而適感觸乎治城登覽之暇。迨其後肥水
之戰。卒敗秦堅。尤令史冊增光。關河有敵。慨之資風雨興崇王之業。安誠善用其遐想矣。後世縫掖之士
升高眺遠。觸景抒懷。非不以古人謬自期許。而天地民物之懷。治亂興亡之局。皇然無得于心。及其位望
日隆。豪無建樹。噫。此其人直等司馬相如之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惟冀恩寵榮身已耳。抑何足掛人
齒頰哉。若謝安者。可謂加人一等矣。至今過應天府治吳會父老。猶嘖嘖交稱曰。某芳里。謝太傅棲息之
所也。某郡城。謝文靖游覽之區也。然後嘆安之才識。個乎遠矣。

精心鼓鑄議論清超看書多見理明乃能有此筆意原評

謝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論

第十四名王宗毅

客有游于秣陵者。躡屐鍾阜之麓。撫節謝安之墩。望長江之奔濤。而慨慕豪傑。緬肥水之戰績。而遐企名
流。邈焉懷古。若有所思焉。思夫太傅少時。徵辟不就。寓居會稽。怡情山水。文籍自娛。時人皆以公輔期之。
謂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斯時也。遺榮簪笏。樂志雲臺。未嘗不嘆其品之高。泊乎桓溫來朝。欲誅王謝。因移
晉祚。大陳兵威。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獨從容就席。神色不變。斯時也。談笑折衝。輔翼王
室。未嘗不嘆其心之定。至于命駕出游。圍棋賭墅。風聲鶴唳。大破秦兵。而晉遂駸駸乎有日強之勢。斯時

機神動宕
杼軸予懷

風情高秀

倚然意遠

地殊景光
人各身分

入戶折殿
是何為者

也。玩敵于鼓掌之上。決勝于楸枰之間。未嘗不嘆其風度之開。韜畧之妙。厥後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毀其短于帝前。遂疏忌之。斯時也。功高既嫌。震主勇退亦涉矯情。則又未嘗不嘆其進止兩難。徬徨無倚。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而况身歷其事。躬逢其境。其縈迴往復于中者。視後人之憑弔。殆有甚焉。史載安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蓋貧賤而求富貴。絢爛而思平淡。皆人之常情。無足怪者。且清淡放達。為東晉士大夫一時好尚。以安天性曠朗。摛塵網而思山林。舉變巢許。欲以一身兼之。蓋猶然東山之志。而絲竹之情也。羲之謂其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折之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雖為詞辯。要其居大功而不矜。履高位其如晚。以視希榮固寵。患得患失。為大雅所鄙者。蘭茝之于蕭艾。鸞鳳之于鴟鴞。相去烏可以道里計哉。

掃盡陳言亦絢爛亦平淡是文之以韻勝者原評

謝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論

第二十七名趙宗升

士之才量兼全者上也。量有餘而才不足者次也。才有餘而量不足者又其次也。何也。才量兼全者所謂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聖賢之徒也。乃才有餘而量不足者。所謂百里之才。非宰輔之器也。若夫量有餘而才不足者。充其度量之所及。則可以措國家于泰山之安。而考其才力之所缺。則不免貽斯民以來流之患。昔司馬晉有謝安者。殆所謂量有餘而才不足者也。史稱其少有重名。前後征辟皆不就。以山水文籍自娛。此非無仕進之志。自知無撥亂之才也。又稱其新亭笑語。而桓溫之計沮。山墅圍棋。而苻堅之兵敗。此非矯情之所能。實有靜鎮之量也。乃總中書時。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復有高世之志。何哉。蓋以度量言。則公輔可期者。中書固不可辭也。而才力言。則總中書之任。以固有所不能勝也。

一片神行

鞠躬盡瘁
太傅似未
見及此

晉侯以女
樂賞魏絳
功絳猶力
辭之

此所以一登治城見鍾阜之龍盤與石城之虎踞諸夏陸沈中原多事不禁有感歟夫士之生斯世也不出則已既出身許國則有拯濟斯民提倡風俗表正綱紀砥礪士夫之責况當晉之世斯民已塗炭矣風俗已質賄矣紀綱之不失士夫之不修亦已不堪問矣是故講學者以黃老為崇而不知聖賢之道在位者以虛無為貴而不失官司之守勤謹者目以為愚放誕者務以為高以蕭杭為美稱以崇實為謬說以寂滅為精微之理以曠達為超逸之品馴致不知稼穡之艱不識廉隅之要人倫亂于上而奸宄作于下胥高世之志啟之也為之士者奈何不為之立堤防建柅柱而又從而潰決之哉嗚呼浮文防要覆壓晉宗江左名流王謝為首則貽誤清談安石不得辭其咎乃義之規諫而不納桓冲借籌而不用專以靜鎮為定而不修庶務不知肥水之戰八公之勝乃朱序私通軍情陣後大呼之力耳不然謝石胡彬憚不敢進桓冲之料相合如符不幾匹馬倚輪之不返又何偉績之能建哉而安猶自為以鎮定之功果可以保社稷捍患難也不亦謬乎吾于此益見安石之量有餘而才不足也

精警透關石破天驚無語不奇峭無語不平直看書多見理明乃臻此境原評

謝安登治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論

第三十名左熊祥

士君子進不得志于時蟠伏泥塗手無寸柄不能置身廟堂以仔肩世局扶翼世教則惟有與泉石結鄰日放浪于山水間曠然而寄遐思恨不獲與古高人同世得褰褰而從其後此亦大不得已之志也從來有身居樞要癖嗜烟霞以絲竹為機務以女樂為蒼生如謝安者也安在孝武帝時總中書固土以匡弼一人下以儀型百辟者也君德賴以格官邪賴以正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真天下于泰山者莫非安之責也乃與王右軍登治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何哉抑知以名流作宰輔而猶遨遊無度恣意自

太傅亦益
相非山中宰相

豈王禹稱
之

妙能映合
金鑑

打入心坎

娛將使士大夫效之。以放誕為高。而寢成風俗。且使強隣聞之。益生心入寇。而禍貽宗社。然則安之志。其將傲履天下乎。顧說者謂安江左人文之冠也。蚤歲愛會稽山水。累徵不起。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終不渝。是殆天性曠達使然。非獨登治城而有高世之志也。不知此志也。羈人遺老則可有。而名公鉅卿不可有。稽中散寓意廣陵。酷學老莊之術。陶處士寄情松菊。自謂羲皇上人。識者猶心嚮往之也。安何人哉。軍國之重任于一月。而乃可登眺流連。別存遐想耶。抑又謂安之迎桓溫也。從容就席。破符堅也。雍容鎮定。其雅量之不可及。非有高世之志者不能。不知溫果行大事。非談笑新亭所能戢而止也。堅固勝渡江。非圍棋別墅所能驅之志也。二者皆天幸安。乃適享其名耳。至治城隸石頭城北。岡原環列。上矗重霄。登覽之頃。江如虹貫。蟠繞其中。洋洋乎其極東南之大觀乎。宰臣公退之暇。登此以節勞逸。固亦未可厚非。特山林成癖。漠視嚴廊。究不免以清談廢務也。王逸之少歲規。豈無所見而云然哉。

于謝太傅生平分際持平論列一絲不溢筆意亦饒有餘妍原評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論

第一名陳康祖

唐開元之十有七年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此猶臣子頌禱之義也。至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則是巧佞媚悅之漸也。臣媚則君驕。君驕則政怠。而國之隆替。民之休戚。必漠然無所動于心。是猶塗垢于面而不自見。豈徒元首之玷。抑亦股肱耳目之差乎。惟時張九齡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意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名書曰鑑。鑑即鏡也。彼群臣所獻之寶鏡。徒以悅君之目。而九齡所上之金鑑。乃以懲君之心。悅君之目者。名為敬君。其實誤君。懲君之心者。名似忤君。其實忠君。而明皇之賜書褒美。每亦

為結尾伏根

果然殃及身矣

描出俗情

真命脉

截金為句

深感九齡忠君之心而藉以自創乎乃不數月而九齡與裴耀卿同罷又貶為荊州長史以是知明皇之
寢美九齡特陽示納諫之虛懷而內寔忌之惡之也彼其視金鑑錄一書固不如寶鏡之可貴而可玩耳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及必身夫金鑑錄所述雖不傳而大要不外土地人民
政事之得失也若夫寶鏡寔珠玉之類耳明皇不以金鑑錄為寶而惟寶鏡是寶由孟子之言推之殃之
及身兆于是矣奚待天寶之亂蜀道之奔而始謂之殃乎吁以千秋之令節而關一朝之否泰甚哉君心
敬肆之分其端甚微而所係者大也又考九齡筮仕之初正開元勵治之始凡所諫陳頗蒙聽受上亦甚
愛重之無何而李林甫證之日夜媒孽其短而千秋金鑑錄適以觸上之忌故以罷以貶卒不復用賢奸
之互為消長有如是哉他日明皇在蜀追思曲江得毋有懷金鑑錄而自悔噬臍莫及也歟

語無泛設筆有餘妍原評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論

第七名顧侑基

書曰天鑒又曰民鑒蓋謂天鑑于民民鑑于君凡以為人君之鑑也鑑者對之以自知者也貌之妍媸已
不自知也鑑之而妍者知其為妍媸者知其為媸心之善惡已所自知而不欲鑑之者也惟取鑑于人而
善者知其所以善惡者知其所以惡思改過而遷善焉況君人者政治之得失國家之興亡皆繫乎有密
之一心烏可以不得其鑑哉然鑑于天鑑于民惟聰明睿知之聖主能鑑之其他則有時昏矣故必有格
君心之非者陳古今之得失興亡以為君之鑑則其鑒乃灼然而常明若張九齡者可為明皇之鑑已九
齡之善諫固奏對時之一鑑退或有蔽之者矣至其于千秋節日上千秋金鑑錄五卷則朝夕左右無時
不置其鑑也以視羣臣之獻寶鏡者其相去何啻千萬百寶之麗何如千言之富也九微之華何如一卷

今人發長嘆

忠肝義胆
昭然若揭

洞見曲江
心事

多少鑑字
如大珠小
珠落玉盤

之精也是銘鑄乎成敗之已迹而淬以臣心之似冰以發其不磨之奇光俾常熒熒于九重也惜乎照人肝胆勝于秦庭而不能鑑李林甫之柔佞啟沃朕心珍于拱璧而不能鑑光錄山之桀黠甚至以周子諒之薦而貶謫于荊州則明皇之目障塵翳有非金鑑錄所能煥發其光華者然九齡忠愛之忱精白之心固晶瑩皎潔不可韜掩豈若賦頌之流第為是鋪張聖德藻飾皇猷以容悅也哉故綱目特筆書之鄭重出之與夫李德裕之獻丹宸六箴同一書法蓋深予乎九齡而不欲其金鑑錄韜光匿采于尋常章諫中也抑又深惜乎明皇之明不能常鑑于茲以不蔽其明而為幸蜀後之思也抑且示後人世臣貢方物以為壽者皆當取法于九齡而不必遠搜異物羅致珍奇以眩宮廷之睿鑑而塵黼座之清神也

筆健氣酋由鑑字鍊意措詞可謂出色當行原評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論

大臣之事君也必以社稷為先圖以黎民為要務故所言者皆歷代興廢之理而君之喜怒所不計也所論者皆萬機治亂之由而已之榮辱不遑問也昔唐明皇于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定為千秋節越七年羣臣于千秋節皆獻寶鏡獨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代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此其以社稷黎民為經以治亂興廢為緯者一篇之中當不啻三致意焉乃明皇受之止于賜書褒美夫賜書者君之喜也褒美者己之榮也曾謂九齡以道事君者而沾沾于此哉則明皇之有負于金鑑錄者多矣向使明皇取鑑于府兵之善則召募之役不作矣取鑑于倡優之漸則教坊之名不設矣取鑑于居上臨人之道則銓選無勞親判矣取鑑于失律喪師之法則祿山不免于斬戮矣取鑑于國本之不可動則怨望之太子可以教矣取鑑于忠言之利于行則忤旨之大臣可不逐矣

名筆有逸致

世稱太宗為懷諫而明皇更甚

揭出病根

多少鑑字是泛說

取鑑于紹璫之為害則闕寺無絲忽雖矣取鑑于椒房之階亂則貴戚不敢煽蠱矣取鑑于權臣之陸梁則簞簋無不飭者矣取鑑于女謁之當緣則惟薄無不修者矣誠如是也君明臣忠大法小廉百廢具舉庶績咸熙為廟堂之上建萬年有道之基為閭里之間造億姓無疆之福則金鑑之錄五篇不幾幾與豳風無逸千秋並傳也哉而孰知明皇者鑑于鏡則鏡鑑于古則昏非不錄善政以為法也而林甫為相則奸黨盤結于朝唯諾成風善政于何有非不錄元惡以為戒也而祿山備邊則小民困于下公私勞費元惡又誰詰非不錄神仙怪誕以為貶也而空中神語聞于宮殿矣非不錄土木徭役以為譏也而京師甲第擬于禁省矣非不錄奢侈之過而奢侈如故非不錄荒淫之禍而荒淫如故蓋九齡之錄金鑑者愈詳而明皇之蹈覆轍也愈甚非明皇之不善鑑也實不欲鑑也不然何以秋上書而冬罷官也然而以九齡之心則始終以社稷黎民為心者也此所以為大臣也

循流溯源將明皇開元間已肇天寶亂政之故剴切言之斷制平允用筆亦如干將出匣作作有芒原評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論

第三十二韓步宣

蓋聞天開壽宇揚卿雲復旦之華帝溥仁恩流四海五州之遠叩闕而朝者自應有職方之貢掛籍而臣者何必拘土物之宜况帑藏所儲家珍如數感激圖報惟有赤心宜張九齡有千秋金鑑錄之上也夫九齡之意豈不以鑑者如水之平如月之明可以鑑近可以鑑遠可以鑑古可以鑑今可以鑑國運之隆污可以鑑君心之得失可以鑑臣志之忠邪可以鑑民情之險巇凡居深宮之內九陛之上堂高廉遠瘴遠上聞所不得鑑者不可不一鑑焉區區寶鏡並獻不過鑑一物焉而已何若金鑑陳書使吾君諫于內重

多少繼字
切明皇說

比例切當

太宗在天
之靈不無
遺憾

苦字下得
好

則不容驟假以大權。鑑于外重。則不敢輕昇以專閫。鑑于女樂寵禍。則不敢密通夫聲色。鑑于宦豎持權。則不敢狎昵夫近侍。鑑于外戚驕橫。則不敢濫封其爵賞。鑑于國用之不可奢。則不至戶口流亡。司農仰屋。鑑于武備之不可弛。則不至倉皇召募。人不知兵。防患于未然。自能弭患于無形。金鑑所錄。殆即李沆水旱盜賊之書。韓范天章閣十事之對。皆有切于民生國計之大者。非徒尋常奏疏已也。使元宗深味其旨。永矢弗諼。何至有安史之亂。播離之慘哉。惜乎勤于始而怠于終。天寶之政。不逮開元。有識者早已。有荆棘銅駝之慨。雖有金鑑。亦何益哉。徒使老臣抱痛九原耳。昔太宗嘗謂以鏡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證得失。故貞觀之治。為三代下所僅見。太宗能寶此三鑑也。明皇有一鑑而不能寶。可謂不能繩其祖武矣。何怪乘輿播遷。越在草莽也。惟九齡能因事納忠。拳拳之心。不以疏斥有而間。真不愧大臣之度云。

詞氣光昌。筆情軒翥。原評

明太祖詔商稅無定額論

第一名陳康祖

從古征稅之科。皆國家所不得已。而苦吾民者也。而其取之也。莫患乎無定。無定則貪暴者得設法以行。私尤莫患乎有定。有定則殘刻者。益苛求以媚上。將何道之從。曰。于其可定者定之。于其不可定者弗定之而已。讀史至明太祖之十四年。定賦役籍。曰。此其可定者也。其後二十年。詔商稅毋定額。曰。此其不可定者也。嗚呼。若明祖者。可謂曲體百姓于取民之中。而寓愛民之心焉。其言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為君者誠以病民為慮。則民之食德而蒙福者。不可勝計。且不徒曰病商而概曰病民。蓋商者聚其財。賄通有無。以便民者也。而財賄有無。或昨貴而今賤。或朝盛而夕衰。商猶不能自定。上亦烏